



冷 暖
张 波 著

漓江出版社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3—1号)
广西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025 插页 2 字数 270,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407-0545-9/I·408

定价: 4.40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洋溢着时代生活气息的长篇小说，它以南方某城市为背景，描写了某铝制品厂在改革浪潮中厂内及社会上有关人物的各种心态与行为，在曲折纷繁的生活中表现了各色人等各尽其妙的爱情：局长女儿与平民小子山回路转的爱情，轻工局长与纺织女工春华秋实的爱情，年青寡妇与当年错过了的恋人死灰复燃的爱情，多情厂长对外遇女郎将错就错的爱情，痴情少女对逢场作戏者所托非人的爱情，豪爽姑娘与滑稽小子歪打正着的爱情……一支支人生咏叹调，错综交织在一部都市现代生活交响乐之中。

目 录

1. 一语惊醒梦中人·····	(1)
2. 壶中甘苦·····	(20)
3. 夜深沉·····	(37)
4. 带刺的玫瑰·····	(53)
5. 迟开的花·····	(69)
6. 自愧不如·····	(86)
7. 女人的狂·····	(106)
8. 顺手牵羊·····	(119)
9. 假假真真·····	(130)
10. 苦楝开花白蓬蓬·····	(143)
11. 彩灯，一闪一闪·····	(160)
12. 秋夜的风·····	(169)
13. 泪啊泪·····	(181)
14. 弦外之音·····	(192)
15. 小夜曲·····	(199)
16. 红心白发夜难眠·····	(210)
17. 难、难、难·····	(220)
18. 世情薄，人情恶·····	(234)

19. 姑娘的心·····	(242)
20. 苦楝皮苦果子甜·····	(250)
21. 惊心动魄的爱·····	(266)
22. 风吹落叶响沙沙·····	(274)
23. 柳暗花明又一村·····	(279)
24. 迪斯科、华尔兹·····	(287)
25. 刀光、道德、良心·····	(297)
26. 我爱你，真的·····	(306)
27. 刀柄永远握在手·····	(314)
28. 不，不是梦·····	(323)
29. 南方的深秋一点也不冷·····	(336)
30. 轻松的笑声·····	(342)
31. 啊，提神的风·····	(348)
32. 绿榕深院锁清秋·····	(352)
33.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357)
34. 小小的小插曲·····	(364)
35. 别时容易见时难·····	(372)
36. 火热的寒风·····	(378)
37. 良辰好景虚设·····	(386)
38. 各领风骚·····	(391)

1. 一语惊醒梦中人

窗台上的红玫瑰不知什么时候开了，一朵，二朵，三朵……啊，真大，真红。这种纯真的玫瑰红，无论是任何一个技艺高超的画家都无法在调色板上调出来的。你就是搬来达·芬奇、列宾、毕加索，或者徐悲鸿、齐白石也无济于事。这是大自然的不朽之作，象一盆火，把整个客厅都照亮了。

南方铝制品公司分厂代厂长刘义满脸堆笑地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回身带上门的时候，被窗台上的红玫瑰吸引住了。这些天由于忙，不，还是说由于心里高兴更加确切，竟然忘记了照料窗台上的几盆花，以至于它们如此热闹地争奇斗艳了，他才如梦初醒地大吃一惊。

这些天，他老觉得自己就象当新郎官时一样，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但又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方式向别人表达这种欢乐，只觉得心里甜乎乎的，整个人象醉了一样。

第一大喜，是由原来的老局长，如今的副局长赵洪元代表滨洲市第二轻工业局到厂里向全厂一千多名职工郑重宣布，他，原技术科副科长刘义从此时此刻开始代理厂长职务。

第二大喜，是他代理厂长之后，派出远征兰州、郑州、天津等地的采购人员纷纷拍回电报，报告说厂里等着下锅的米——铝锭都找到了货源，购买合同也分头签订了。

第三大喜，是他以厂长的名义第一次主持设计的改型减薄产品，一出厂就被用户抢购一空。这是一种十分省原料的新型设计，他已经叫宣教科的小李写成了新闻稿子，马上就要给市电台、市晚报寄出去。

他新官上任烧了这么三把火，把原先乱得象着了火的马蜂窝似的工厂基本上镇住了。赵洪元赵副局长笑得连嘴都合不拢，拍着他的肩头说：“不错，不错！”你想，他能不高兴吗？人们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他这个时候赶上当代理厂长，可真用得上这个“巧”字。巧就巧在全国几十家铝制品厂都原材料奇缺，那些该死的铝锭，不知何故，说没有就都没有了。可就是这些该死的铝锭，给了他一个显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他在全厂职工眼巴巴地盼米下锅的时候，在厂长何凡走投无路急得病倒在床的时候，一拍胸膛，站出来了，大有当年诸葛孔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气概。他放下圆规三角板，披挂上阵，直奔兰州去找铝锭。也是这么巧，正碰上一家“猪头公司”急等资金周转，愿意把屯积的铝锭抛出一部分。他连夜拍电报回厂，报告他首战兰州告捷的特大喜讯。那份十来个字的电报竟引起了全厂职工的欢呼。“刘义”这两个字，一时成了全厂上下议论的中心。代理厂长就这么顺乎自然地“代”下来了。

这两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兄弟们手中有钱了。原先他们用的大都是鼎锅、陶锅，如今开始有很多人使用铝锅了。八亿农民，八亿用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

场啊。于是，在何凡宋病倒之前连礼堂、办公室都塞满了的积压产品，在他刘义一“代理”之后，便象水库开闸放水一样，哗啦啦地一下子全都送出去了。这样，厂里停了近年的奖金又开始发放了。虽说不多，也着着实实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他刘义的形象也比原先高大多了。你说，这算不算巧？

这些天，上门找他的人象趁圩一样。有来求他给点产品的，有来要和他签订铝锭购销合同的，也有似乎什么也不为，只是请他到酒家去吃一餐“便饭”的。他被左右冲击着，象跌进了急湍的漩涡，一刻也不能停。是够忙的，但忙得心里甜，忙得心里踏实。

他觉得象在做一场甜美的梦，但愿这场梦就这样甜乎乎地继续下去，不要被人从中吵醒。

妻子赵爱华还未下班，女儿圆圆还在幼儿园里。屋里显得空荡荡的，难得这样清静。他在长沙发上躺了下来，十分舒坦地舒张着全身的筋骨，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红玫瑰，脑子里什么也不想。这是一种高雅的享受。在一天忙得象水磨一样旋转不停之后，能这样安静下来，让脑子空闲一阵，让筋骨无拘无束地舒张，这比你去看一场演出，或者喝一盅炖鸡汤都更惬意。

可惜，这种高雅的享受他刘义只能够享受那么一个瞬间。他的脑子是不肯停下来了。他望着红玫瑰，一下子便跳出个她来了。

她是和红玫瑰一道出现在他眼前的，那该是六个月之前了吧。那一天，刘义奉命到市先进技术交流站开技术交流会。会只开到一半，他便坐不住了。原因是人家所谈的那些

先进技术他们厂用不上。他悄悄溜出了会场，转身到后面的小花圃里踱步。这先进技术交流站他不常来，没想竟然有这么一个幽雅的去处。他在心里大喊一声“好呀！”便一步一步地仔细观赏起来。他发现，这一盆一盆正在争奇斗艳的花都是经过人工精心处理的，显然，是技术交流站的技术人员在这里搞试验。蓦地，他被一盆开得异常热闹的玫瑰吸引住了。他不是那种养花迷，但对玫瑰花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他深信这肯定是玫瑰的新品种，不然，那花，为何如此娇艳欲滴？他先是远远地望，然后慢慢地靠过去，认真地审视着。他的手痒了，心狂了，神志有点不清了，就象一个未懂事的小孩见到了自己喜欢的玩具，本能地，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将那带刺的玫瑰枝折了。

“不许动！”一声断喝，把他吓了一跳，手一动，被玫瑰刺了一下，钻心地痛。他转身回顾，没有人。莫非是自己走神了？他又逡巡一遍，还是没人。他笑自己没用，摇了摇头，将那折下的花枝略一收拾，转身就要走。

“站住，不许动！”呼啦啦，花盆后面跳出一个花姑娘来。难怪刘义没有发现她，她穿的是连衣裙，大朵大朵的花跟花盆里的花一样耀眼。她手上握着五颜六色的笔，正在画花呢。

“干什么的，竟敢到这里来偷花？”那姑娘走过来了，目光是严厉的，但不使人畏惧，反而使人感到有点亲切。

刘义眨了眨眼睛，以为自己是象古时的戏文上所说的一样遇上玫瑰仙女了。她穿着大花的连衣裙，婷婷玉立于百花丛中，胸脯高高的，雪白的胸罩从花裙里透出来，强调了胸脯的特殊美；阳光从侧面射来，把她的丰姿清晰地勾勒在鲜

花盛开的背景中，由于侧光带来的明暗关系，把她那女性的一切优点都显示了出来，把个刘义看得愣怔住了。

“哈哈……”姑娘的笑声象银铃似的悦耳动听。她笑完，一抹那严厉的神色，露出一股玩世不恭的调皮气：“嘿，想跑？这里有规定，摘花折枝，罚款五十元！”

刘义猛感到头皮一麻。倒霉，这可如何是好呢？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我的天，连今天的买菜钱在内也凑不够三十元哪！这，这可如何脱身呢？刘义急得额前渗出了豆大的汗珠，那副狼狈相，一定十分可笑，不然，那姑娘怎么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她好不容易停止了笑声，双手一叉腰，胸脯在刘义面前一挺，审问开始了：“哪单位的？”

“南方铝制品公司分厂。”

“职务？”

“技术科副科长。”

“年龄？”

“这……”

“说！”

“四十二。”

“性别？”

“这，这还用问吗？”

“男的？婚姻情况？”

“已婚。”

“子女？”

“已有一女。”

“几岁？”

“四岁。”

“工资收入？”

“八十四。”

“哈哈……”问着问着，那姑娘又大笑起来。

“你这人真老实，老实得令人喜爱。”那姑娘一边说，一边示意刘义向她原先画花的地方走去。

刘义见那姑娘口气放松了，便试探地问道：“同志，我是来开技术交流会的，没事就让我走吧。”

那姑娘猛地转过身来，说：“要走可以，五十元罚款，拿来！”

刘义的腿打起抖来了。

“没钱？是吗？”那姑娘笑咪咪地说，“我替你想个办法吧，怎么样？”

“好的，好的，只要不罚钱就行。同志，您不知道，我爱红玫瑰，不知不觉中就把枝折了，我要知道要罚款，哪敢呢！”

那姑娘一挥手，打断他啰里啰嗦的解释，说：“你要愿意做我的模特儿，在这里让我画完一幅画，这罚款就算免了。”

模特儿？是不是象人家说的脱光衫裤那种？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啊，她又是个大姑娘。那姑娘看得出刘义有顾虑，忙说：“不要你脱衣服的，只要做个简单动作就行。怎么样，行不行呀？”

反正会还未散，模特儿就模特儿吧。刘义点了点头，同意了。

那姑娘立即在画架上换了一张画纸，然后走过来，叫刘

义双手趴地，一只腿伸向后，一只腿弯弓向前，嘴半开着，狠狠地咬在地上。

刘义的脸皱得象苦瓜，抬起头来，用哭丧的声音问道：“怎么做这样的动作？”

那姑娘沉吟一笑：“都告诉你吧。一家杂志要我给他们的一篇小说画插图，其中有一幅是这样的：伪君子苏玛半夜里偷偷摸进女秘书的房间，被早有防备的女秘书一顿乱棍痛打，不得已，从窗口跳了出来，摔了个嘴啃泥。这嘴啃泥的动作我怎么也画不好。你的形象有点象我想象中的苏玛，这嘴啃泥的动作，你自己去体会吧。”

什么乱七八糟，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一股被侮辱后的怒气直冲刘义的脑门顶，头发都气直了。可是他还得平静下来，因为，此刻他是被罚的人呀！

说什么就什么吧，为了那五十元罚款，值得。刘义苦苦地皱了一下眉头，趴下去，做那嘴啃泥的动作。

画画的人觉得，时间是飞一般地过去的，而做着固定不变的动作的模特儿则觉得时间是凝固不动的。此时的刘义就有模特儿这种强烈的感觉。别看就那么趴着，时间一长，腰酸了，腿麻了，气喘了，手脚都发抖了，汗珠象蚂蚁在身上爬，简直象上刑一样。

“好了吗？我可顶不住了。”他把咬着地的嘴稍微抬了抬，瓮声瓮气地问。

“快了，快了，坚持一下。”那姑娘十分轻松地说。

“你要画到什么时候，我这可是上刑哪！”

那姑娘连眼也不抬，说：“叫你坚持你就得坚持，五十块钱的罚款就这么轻松的吗？”

刘义不敢再作声了，只好乖乖地趴着。

那姑娘显然画得十分满意，当她哼着小调收拾画笔的时候，用异常动听的声调说：“起来吧，伙计！谢谢你的合作。”

刘义手一软，啪！趴在地上，一时竟挣扎不起来。

她走过来一把拉住他，将他拉起来。

他猛地感到她的手是那么柔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是那样幽香，令人提神醒脑。她没有把他的手放开，而是动情地握着，说：“交个朋友吧，我叫叶莎莎，就在这里工作。”

刘义哭笑不得：“我叫刘义。叶莎莎同志，我可以走了吗？”

叶莎莎终于感动了，说：“太感谢你了，刘义同志。往后，欢迎你常到我们这里来。想取花种，只管找我。”

刘义暗暗喊道：“多谢，多谢，以后我说什么也不敢闯到这里来了。”他象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点着头，悄悄地往后退，退到花圃门口，一转身，失魂落魄地溜走了。

这别具一格的初次见面，给刘义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时时象温习旧功课一样将那已往的某一个具体细节端出来认真回味。有时从中品味叶莎莎的性格，有时从中品味叶莎莎的英姿，有时什么也没品味，只感到叶莎莎那诱人的发香，一阵一阵迎面扑来。

后来，叶莎莎便冲进他的生活中来了。具体是怎么冲进来的？他可记不太清楚了。啊，好象是给他打来了电话。对，对，那时，他家里还没有电话，是打到他的科里的，那是他和爱华吵嘴的第二天。

刘义把目光从窗台上的红玫瑰收回来，投在茶几边的米黄色的电话机上，极力搜寻着记忆中的往事，想把那些甜美的梦续下去。可偏偏在这时，电话机“丁铃铃”地响起来了。

他一翻身坐起来，抓起听筒。电话机传出叶莎莎清脆悦耳的声音。刘义急忙用手捂着听筒，下意识地向四周张望。当他醒悟到屋里只有他一人的时候，这才松开手，对起话来。

“莎莎，什么事？”

“大事。大到你们厂是否要关门倒闭的程度。”

“这么严重？”

“我为什么要骗你？告诉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高兴？我为什么不能高兴？我为什么不应该高兴？我们厂已经有了喜色，不值得高兴？”

“我的刘厂长，你太天真了。现在你就开始忘乎所以，简直是白日做梦。同志，你应该从梦中醒过来了！”

“讲具体点好不好，莎莎？别把人急死了。”

“你也知道急了？好，我讲。你的减薄产品出问题了！你看怎么办吧，如果不及时处理，后果不堪设想。”

“什么问题？你讲具体点嘛。”

“不能再具体了，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这样吧，二十分钟后，我在老地方等你。”

“这……爱华还未回来，我还得煮饭……”

“什么，你还舍不得你那爱华？都什么时候了！说，来不来吧。不来，往后我可没空。”

“……来，来，还是来，你，你放心吧。”

二十分钟到达老地方。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他必须一刻也不停地赶、赶、赶！不然，就会迟到，就会看到叶莎莎那冰冷的脸。

刘义放下话筒，呼地跳将起来，以旋风般的速度脱去外衣，伸手拉开三门柜的门，在第三格里抽出一件带浅蓝花点的衬衣，用力一抖，甩了个二百七十度，往身上披去。在双手穿进衣袖的同时，他又坐到沙发上了，一弯腰，从沙发底下拉出一双人造革中跟凉鞋来，双脚象两支离弦的箭，“啪”，正好套在那凉鞋上。他穿好了鞋，扣好了衣扣，没忘记在照身镜前认真照看一番，用薄型牛角梳飞快但小心地梳理了一遍头发，然后进入最后一道工序，用那瓶浅绿色的西施兰花露水在衣领处轻轻地喷洒了一下。当他完成全部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时，时间仅仅过了一分钟。他飞奔下楼，拉出单车，象杂技团耍单车的演员一样，一边推着车往前跑，一边一飞身，平平稳稳地坐在车鞍上。

离约定时间还有五分钟，他已经赶到“老地方”——白龙公园望仙坡石阶下左边的大榕树下。他抬手看了看表，突然记起什么，又匆匆地向不远处的小摊档走去。不一会，他提着两瓶听装可口可乐悠然自得地走来，在榕树隆起的大根上坐下来。

“阿义！”他刚坐下一会，叶莎莎就到了：“你等了很久了吗？”——这是每次见面叶莎莎的第一句问话。

“我把心都等累了。”——这也是刘义每次见面的第一句回答。他必须这样回答，否则，叶莎莎是不会给他好脸色的。

叶莎莎一扭腰肢，双手将短裙捧起来，露出白皙的大

腿，然后大大方方地坐到刘义的大腿上，右手平胸一伸。

刘义知道她这一伸手的含义是什么，轻轻地一笑，将听装可口可乐的塞拉开，讨好地放在她的手上。

这是他俩每次相见的第二个节目，每次都一样，刘义得小心侍候，稍有差错，当心她发火。第三个节目是刘义最怕的，因为它机动性太大。现在刘义不敢轻易做声了，而是静心等待着看看第三个节目如何开场。

叶莎莎显得异常兴奋，脖子下袒露的胸脯的上半部，渗出了细碎的汗珠。她一反常态，没有喝可口可乐，也没有开始第三个节目，而是鼻子眼睛笑做一堆，说：“你的好运到了！”

这句话使刘义大吃一惊。今天是怎么啦，她竟然免去了第三个节目，这么兴高采烈地谈起正事来了？刚才在电话里她明明说减薄产品出了严重问题，怎么现在倒说什么好运来了？

“干吗这么傻乎乎地望着我，迷迷糊糊，还没睡醒一样？”叶莎莎得意地审视着刘义被吓呆的样子，说：“告诉我，你想不想把你前面那个‘代’字去掉？”

“什么‘代’字？”刘义一时反应不过来。

“真笨。你代理厂长前面那个‘代’字。”叶莎莎用手指娇嗔地点着刘义的额头。

“啊，你是说我想不想当厂长？这还用问？”

“你想不想出国去考察考察？”

“啊，那当然想，当然想，最好是去西德，那儿的铝制品世界一流。”

“那你还傻乎乎地钻在事务堆里干什么，还不赶快打报

告？”

这话可真说得刘义一头雾水不知天。想当厂长，想出国，随便打个报告就行的吗？虽说当今正在改革，可也不可能是这种改革法呀？他不知怎么回答了，口张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叶莎莎象观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把刘义的傻样看够了，一抬腿，从他的大腿上站起来，说：“看你这傻样。告诉你，最近这段时间，市里要组织几批人出国考察，名额省经委已经批下来了。眼下，市经委正在调查，看看哪家企业有出国要求。”

“出国要求？”

“对，出国要求。也就是看看谁有从外引进生产技术、设备的计划打算。很多企业都闻风而动了，你们也可以动起来呀。”

“我们没有从外引进的打算。”

“事在人为嘛。你们那破烂厂，那些老掉牙的机器据说都是当年法国人丢在上海法租界垃圾堆里的，解放后我们象捡宝一样捡了回来。到如今，三十多年了，也该换一换了。如今搞开放，搞改革，胆子要大些才行。”

刘义犹豫着：“谈何容易？”

叶莎莎一笑：“改革之年，什么奇迹不会出现？今天我在市经委那里看到了两份报告。一份是红棉电冰箱厂的，一份是朝阳五金厂的。红棉电冰箱厂你知道吧，原来是生产空气压缩机的小集体厂，如今扛起大旗来了。他们要从芬兰引进一条电冰箱生产线。可行性分析报告打印了几十份，每份好几十页哪，经委所有的科室都丢一本，把出国考察的舆论